

## 隐喻认知的语义对称性问题

### The Symmetry Contradiction in Semantics of Metaphorical Cognition

洪峥怡 /HONG Zhengyi 黄华新 /HUANG Huaxin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浙江杭州, 310058)  
(School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摘要:** 通常认为, 隐喻表达在认知上具有不可逆性, 即本体和喻体在语句中的地位是非对称的, 交换本体和喻体会极大地改变语义甚至使语句不可理解。但作为隐喻理解基础的相似和类比, 却都是典型的对称关系。本文以基于情境语义学讨论隐喻在对称性上表现出的矛盾属性, 根据是否可以抽象出相同的情境类型作为认知框架, 区别了强对称、弱对称和非对称三种隐喻表达, 并结合语义演算说明对称与非对称的在语义解释中的体现, 尝试消除隐喻在对称性问题上的不一致。最后, 基于该对称性问题的讨论, 认为隐喻的认知机制不是单一的类比或范畴化, 具有对称性特征的类比过程和具有非对称性特征的范畴化过程都作为语义生成的一部分, 在隐喻理解中被保留。

**关键词:** 隐喻认知 不可逆性 对称性 情境语义学

**Abstract:**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metaphorical semantics expressions exhibits irreversibility in cognition, wherein namely the status of the tenor and vehicle in a statement is asymmetrical, and that. E exchanging the tenor and vehicle would greatly alter the semantics, even render the statement incomprehensible. However, similarity and analogy, which form the foundation of metaphor comprehension, are inherently symmetric relations. This articlepaper discusses discussed the contradictory properties of metaphor in terms of symmetry with based on situational semantics. Based on whether a same situation type can be abstracted as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strong symmetry, weak symmetry, and asymmetry. And it was also elucidated elucidated how symmetry and asymmetry are manifested in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corporating semantic calculus,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symmetry problem. Finally,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n metaphorical symmetry, it was argues argued that metaphor comprehension is not simply an analogy or categorization because. Bboth the symmetric analogy process and the asymmetric categorization process are retained in metaphor comprehensions as integral parts of semantic generation in this process.

**Key Words:** Metaphorical cognition; Irreversibility; Symmetry; Situation semantics

中图分类号: B842.1; H313 DOI: 10.15994/j.1000-0763.2025.01.005 CSTR: 32281.14.jdn.2025.01.005

## 绪论

隐喻表达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隐喻成为了认知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 隐喻表达具有不可逆性。对一个“A是B”的简单隐喻结构而言, 隐喻的“不可逆”指A和B互换后语义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语隐喻的逻辑表征与认知计算”(项目编号: 18ZDA290)。

**收稿日期:** 2023年9月19日

**作者简介:** 洪峥怡(1995-)女, 浙江杭州人,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语言逻辑。Email: flourite@zju.edu.cn  
黄华新(1959-)男, 浙江宁波人,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逻辑、语言与认知交叉研究。Email: rw211@zju.edu.cn

不同。在隐喻实例的观察中,也很容易看出隐喻语义不可逆,源域与目标域内容互换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语义,如“人是机器”所要表达的可能是“人体组织的精密性”或者“流水线上的工人不间断地进行着机械的作业”;而“机器是人”隐喻概念下的自然联想可能是对机器做出的一些拟人化的描述,如“机器罢工”“机器休眠”。这也使得交换源域和目标域的两个隐喻在使用频率上有很大区别,如“人生是旅行”是一个很常见的隐喻,而“旅行是人生”则很少被使用。更而甚者,交换操作可能得到不会在日常使用中出现的表达,使原本有意义的隐喻表达变得无意义。

很多隐喻研究者都对这一现象进行过专门的阐述。安德鲁·奥托尼(Andrew Ortony)的凸显不平衡模型(salience imbalance model)试图在同一性框架内解释方向性。<sup>[1]</sup>他提出,隐喻和字面上的相似性陈述在理解时都依赖于共有特征。区别只在于隐喻具有强指向性,其所使用的共有特征必须在源域中具有高显著性,在目标域中具有低显著性。<sup>[2]</sup>结构映射理论(Structure-mapping engine, SME)认为,<sup>[3]. [4]</sup>隐喻推理产生于基底到目标的投射,以更具系统化和条理性的项目为基底能使基底向目标映射的信息量最大化。<sup>[5]</sup>布莱恩·F. 鲍德(Brian F. Bowdle)和狄德来·根特纳(Dedre Gentner)的实验也支持这一结论,当给被试提供因果连贯性不同的段落对时,他们一致地倾向于以连贯性较高的段落为基础,以连贯性较低的段落为目标的比较,从连贯性较高的段落到连贯性较低的段落时能产生的推理更多,所包含的信息也更多。<sup>[6]</sup>

因此,不可逆性也被视为隐喻的一个基本特性。在范畴归属理论对“隐喻基于对比”这一观点的反驳中,不可逆性就是一条重要的证据。范畴归属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如果隐喻基于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互比较,则两者具有平等的地位,存在对称性,而事实上,“A是B”和“B是A”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隐喻。因此该理论提出,隐喻认知的基础不是对比,而是范畴化,隐喻语句的理解过程是一个对范畴归属的判断。“在

隐喻中,喻体词(vehicle term)除了字面地指称喻体对象,还指称以该喻体为代表的事物或情境的类范畴,这个范畴同时也被赋予本体。<sup>[7]</sup>即隐喻过程是将本体看作喻体所临时建构的范畴中的个体,本体继承了临时范畴的特征。<sup>[8]</sup>

这些理论在说明隐喻表达非对称性的来源时具有一致性,即认为隐喻表达突显的总是源域的某性质,当源域和目标域位置互换后,新的语句突显的是原语句目标域的某种性质。在逻辑中,称一个关系R是对称关系,如果对于任意变元x, y, R满足 $(Rxy \rightarrow Ryx)$ 。在一个“A是B”结构的隐喻中,“是”为一个二元关系R,两个概念A和B分别对应x和y,在不同的隐喻中被代入不同的概念。隐喻语义在事实上的不可逆使得 $\neg(Rxy \rightarrow Ryx)$ 对于x和y的绝大多数代入都成立,在这一意义上,隐喻表达是不可逆的大致等同于说隐喻表达是非对称的。

## 一、隐喻的对称性矛盾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活的隐喻》中指出“隐喻最内在和最高的地位并不是名词,也不是句子,甚至不是话语,而是‘是’这个系动词。隐喻的‘是’既表示‘不是’又表示‘像’”。<sup>[9]</sup>因此,认知隐喻研究中,通常会把“A是B”作为一个隐喻基本结构,系动词“是”实现源域和目标域的关联,可以视为跨域映射在语形上的体现。

“是”作为A和B的二元关系有不同理解方式,它取不同语义时,该关系是否具有对称性也有所不同。当“是”表示的是“全同”, $A=B \Leftrightarrow B=A$ ,此时“A是B”和“B是A”语义基本相同;而“是”表示“归属”时, $A \in B \Leftrightarrow B \in A$ , $A \subseteq B \Leftrightarrow B \subseteq A$ ,该语义下的“A是B”与“B是A”不同。相较而言,作为隐喻的“A是B”更为复杂,它无法用一个简单的二元关系来准确表达,隐喻以及作为其推理依据的类比在对称性特征上的表现也更为复杂。

从语言角度看,不可逆并不是所有隐喻表达的共同特性,上述理论不足以解释一些例外情况,如:

(1) 家是心灵的港湾。

(2) 心灵的港湾是家。

显然,由于“心灵的港湾”这样的复合概念同时包含了属于源域的概念“港湾”和属于目标域的概念“心灵”,相较于最简形式“A是B”更为复杂,在“是”这一隐喻提示词给出词组A和B的跨域映射前,词组内部就已有隐喻存在。但在整体形式上,(1)和(2)仍然都是“x是y”结构,当交换了x和y代入项的位置后,语义基本不变,以此为判定标准,便称这类隐喻是可逆的。

从认知角度看,隐喻语义的理解过程并不相同,部分隐喻的理解依赖于类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类比中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构成的制约。亚里士多德将隐喻划分了四种不同类型,认为基于类比的隐喻最有趣也最值得探讨,这种隐喻的理解是对一个类比的激活;昆体良和西塞罗(Quintilian and Cicero)时期的观点认为,只有基于常规所指对象和特殊对象之间真实的或假定的类比或相似性时,概念的转移才是隐喻。<sup>[10]</sup>埃里克·斯坦哈特(Eric Steinhart)也指出,构成隐喻的基础是相似性或者类比,而无论是相似性还是类比,都是一种相对不可辨别性(relative discernibility)。用作谓词的is,如x is F或x is an F,是相对于某个拥有F的所有且仅有的本质特征的实体y的不可辨别性。通过“不可辨别性”,斯坦哈特以相对统一的方式对基于相似性的隐喻和基于类比的隐喻进行了说明:作为相对不可辨别性的相似性隐喻,“An A is a B”表明A和全部(或多数)B共享某些性质。作为相对不可辨别性的类比隐喻,令其类比结构为(S, T, f),其中f是情境S到情境T的类比映射。假定 $Q=\{Q_1, \dots, Q_n\}$ ,f保存了 $Q_i$ 中每个属性。Q就是(S, T, f)的属性谱,由属性谱得到情境集合 $\{S_1, \dots, S_m\}$ 。情境S相对于(Q, f)类比于T当且仅当f把S映射到T上,同时Q中的每个关系都被保存。而如果S可(Q, f)-类比于T,则对S中的每个x, T的f(x)是它的配匹配对物,且从类比上讲, f(x)和x不可辨别。<sup>[11]</sup>也就是说,隐喻生成和理解的基础是映射后的结果和原对

象之间存在的不可辨别性。也有部分隐喻在理解中不构成类比,而完全依赖源域来突显某个性质,然后试图将该性质赋予目标域,此时,“会话双方是合作的”这一假设提供了性质可迁移的约定。

从逻辑角度看,相似和类比都是等价关系,通常,我们说两个对象是相似的,即这两个对象在一定的认知限度内具有相对不可辨别性。数学上定义的相似性也具有对称性。同样,对于类比,标准的类比结构是“A:B::C:D”,A之于B相当于C之于D;或者A之于C相当于B之于D。该结构同样具有对称性,说“帽子之于头相当于手套之于手”与“手套之于手相当于帽子之于头”等价,认为这些关系非对称是反直觉的。

而对于那些语义解释具有方向性的隐喻,虽然源域到目标域的性质迁移本身是非对称的,但初始理解过程也需要对称性保障。有学者指出,隐喻具有双重生命。它可以描述为一个定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稳定的、熟悉的基域为一个不太明确的目标提供推理结构。但隐喻也被描述为一种寻找共性的过程,一种内在对称的过程。认为共性发现和推理投射是同一个过程的一部分——结构对齐和映射。<sup>[2]</sup>相似性和类比都涉及的过程是心理表征之间的结构对齐和映射。对齐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对称的属性,而映射是单向的,并不具有对称性。也就是说,一个隐喻表达的含义既包含了对称性的语义结构,也包含非对称的语义结构。

综上所述,隐喻的非对称性是被普遍接受的语言事实,而相似和类比作为隐喻认知不可缺少的要素同样被认可,因此,从不同角度,对一个隐喻表达是否具有对称性似乎有不同的回答,也就是隐喻表达在对称性上呈现出一定的矛盾。下文中,我们主要在隐喻最简形式中讨论Rxy和Ryx的关系,从构建语义模型的角度出发,尝试在一个简化的模型中探讨这一对称性矛盾。为对不同情况加以区分,称Rxy和Ryx所表达的语义相似的情况为强对称,Rxy和Ryx表达都可接受而具体语义未必相似的情况称为弱对称,Rxy和Ryx存在不可接受语义

的情况为非对称。

## 二、情境语义中的隐喻对称性

认知隐喻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隐喻本质上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模式，是由长期的具身体验积累形成的大量相对稳定的意象图式。当具体语境中的说话人需要传递关于某个目标的信息时，会自然地触发根植于惯常认知的图式，它与目标概念不属于同一个概念域，却被用于对目标概念域进行说明，并随着说明目标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可见，隐喻理解过程存在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相对稳定的概念框架，属于静态认知；一个是依赖于具体语境的内容联想和扩充，属于动态认知。对于上述隐喻的对称性问题，在两个不同的理解过程中也有不同的体现，语义是否可逆同时取决于基于隐喻概念的认知框架是否同一和对框架中抽象关系或对象的代入是否有效。

经典的语义学中，意义是语句的真值条件，是一种抽象实体，如果语言所承载的语义与现实世界的情况一致，则称语句为真，体现了一种静态的语义学观念。但在处理具体语言现象时，经典语义理论存在着许多不足。一个明显的问题在于语义在很多情况下不是独立的，它受语境的影响，甚至必须在语境中才得以确定。隐喻语义的非字面性导致隐喻理解对语境有较强的依赖性，在这一方面，它与代词等典型的语境依赖成分相似。因此，我们更多地考虑动态语义学的基本观点，利用重点关注信息变化与传递关系的情境语义学，讨论隐喻的语义，给出一种关于对称性问题的新的解释方式。

动态语义学的研究将语境从语用研究纳入了语义研究，认为语境是理解当前语句语义的前提，是为语义解释提供必要信息的信息状态。动态语义学持一种内涵语义理解方式，认为语义是改变信息的方式，通常被称为语境改变潜力（context change potential, CCP）。（[12], p.400）具体而言，意义是一个关于如何用新信

息更新一个现存语境（context）的指令或函数，通过这个指令，现有的文本（text）或话语（discourse）片段作为输入对现有语境进行更新，得到一个新的语境。这类语义观以动态性为起点，在处理语境依赖的语义时具有天然的优势。作为动态语义学的代表理论之一，情境语义学（situation semantics）由乔恩·巴威斯（Jon Barwise）和约翰·佩里（John Perry）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巴威斯和佩里认为，意义的核心是通过表达式传递关于外部世界和我们心灵状态的信息。（[13], p.1）即认为自然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是传递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而非表达真值，语义是基于情境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情境关联到另一情境的能力。与将意义视为抽象实体的真值条件语义学不同，情境语义学把意义视为情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真正可分离的实体，离开情境，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关系构成的意义也不再存在。同时，和其他动态语义学理论一样，情境语义学也特别强调了语言的功效性，即不同的人在不同时空场点以及在与周围世界的不同链接中，所使用的同一表达式可以有不同的解释。（[13], p.5）

在对变化的表示上，情境语义学用时空序列上的几个不连续的时空位置和情境来表示情境沿着时空序列变化的动态过程。这种情境变化的过程被称作事件过程。事件过程可以看作是由多个情境构成的。如当前时空场点中，主体a口渴喝水的事件可以由如下情境表达：

$$\begin{aligned} & \text{in } e, \text{ at } \varrho: \text{thirsty, a; } 1 \\ & \text{at } \varrho': \text{drinking, a; } 1 \\ & \text{at } \varrho'': \text{thirsty, a; } 0 \\ & (\text{其中 } \varrho \leq \varrho' \leq \varrho'') \end{aligned}$$

此外，在现实世界中，不同的事件可能具有相同的属性，事件之间的联系也往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某一类事件的出现就提示了另一类事件。为了实现对其性的描述，情境理论定义了情境类型（situation type）这一概念<sup>①</sup>。情境类型是具象情境的简单扩充，它允许信息元中的一些要素也可以是被

<sup>①</sup>在 Barwise 和 Perry 的理论中，情境类型也称抽象情境或事件类型。

抽象了的自由变元,即在一个情境类型中,其要素既可以包括具象的个体、场点和关系,也允许抽象的个体未定量、场点未定量和关系未定量的存在,以此对具有相同要素的一类事件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如果对具体情形中的部分要素进行抽象,就得到一个抽象情境,如:

$$\begin{aligned} & \text{in } e, \text{ at } \varrho: \text{thirsty, } \dot{a}; 1 \\ & \text{hungry, } \dot{a}; 1 \end{aligned}$$

将时空场点和行为主体抽象为未定量,表示“有人又饿又渴”这一类事件。

对具象信息元抽象的逆过程是对抽象信息元的还原,这一过程通过一个函数 $f$ 分配给参数集中的每个参数对象集中的具体对象实现,该函数被称为锚(anchor)。( [14], p.52 )

给定抽象信息 $\sigma$ ,其包含 $\dot{a}$ ,  $\dot{r}$ ,  $\dot{i}$ 等未定量,若函数 $f$ 给其中的某些未定量指派个体、关系、场点,则称 $f$ 为 $\sigma$ 的锚。如果 $f$ 定义在 $\sigma$ 中所有未定量上,则结果中就不再有未定量要素,称这样的锚为 $\sigma$ 的总锚(total anchor),锚定后的结果支持新的信息元 $\sigma[f]$ 。如果 $S$ 是事件类型的集合,则称 $S$ 为一个模式,模式 $S$ 的锚就是 $S$ 的那些事件的锚。如果 $f$ 是一个锚,那么对于 $E \in S$ 而言, $S[f]$ 就是所有事件类型 $E[f]$ 的集合。

具象情境、抽象情境和情境类型的引入,使得个体与集合、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联得以表达,方便以相对统一的方式处理具象内容和抽象。对于隐喻而言,这一便利集中体现在认知框架的组合与拆分中。

接下来,我们在情境语义学的视角下讨论“A是B”的对称性问题。首先来看当“是”作为典型对称关系“全同”理解时,“x是y”表示两个相同个体或相同概念,其对应的情境可以记作:

$$\begin{aligned} e: &= \text{at } \varrho: \text{object, } x; 1 \\ & \text{at } \varrho: \text{object, } y; 1 \\ & \text{at } \varrho: \text{equals to, } x, y; 1 \end{aligned}$$

它是典型的对称关系,在外延语义下, $x$ 和 $y$ 的代入项的交换不改变作为认知框架的情境类型,即当 $f(x)=A$ ,  $f(y)=B$ 时,得到“A是B”的对应情境与 $f'(x)=B$ ,  $f'(y)=A$ 时得到的“B是A”对应情境语义一致。比如弗雷格的经典

例子“晨星是昏星”,代入后“晨星等同于昏星”和“昏星等同于晨星”表达同一语义。

而当“是”作为典型的非对称关系“归属”理解时,对应的情境为:

$$\begin{aligned} e: &= \text{at } \varrho: \text{object, } x; 1 \\ & \text{at } \varrho: \text{property, } y; 1 \\ & \text{at } \varrho: y, x; 1 \end{aligned}$$

对于该情境, $x$ 和 $y$ 的代入项交换前后的认知框架的情境类型不同。当 $f(x)=a$ ,  $f(y)=B$ 时,得到“a是B”的对应情境“个体a可以被性质B描述”,而当 $f'(x)=B$ ,  $f'(y)=a$ 时,B不是个体,无法恰当代入以“object”为属性的 $x$ 中,同样a也不能代入以“property”为属性的 $y$ 中,所以得到的情境为:

$$\begin{aligned} e: &= \text{at } \varrho: \text{object, } B; 0 \\ & \text{at } \varrho: \text{property, } a; 0 \\ & \text{at } \varrho: B, a; 0 \end{aligned}$$

通常认为,隐喻理解中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机制是类比,<sup>[15]</sup>两者关系密切。从构成上看,隐喻和类比都是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其在认知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都主要体现在概念的转变上。<sup>[16]</sup>这种转换帮助人们解释新的现象或事物,一旦模式得以固化,就会作为稳定的认知模型被用于理解新领域的知识。比如,人们通过水的流动来类推出电的流动;<sup>[17]</sup>从内容上看,隐喻的跨域映射往往是通过类比建立关联而实现的。因此,先来看类比的情况。

首先考虑比例类比这一最简单的类比形式。比例类比指基本结构是 $a:b::c:d$ 的一种类比,读作“a之于b相当于c之于d”。日常语言使用中,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为了表达的简明,比例类比中的部分成分可以被省略,呈现“x是y”式的语句形式。分析时,通过补充常识性的省略内容,也可以将“x是y”还原成标准的比例形式。例如“手套是手的帽子”,还原后,完整的语义是“手套之于手相当于帽子之于头”;“他是音乐界的毕加索”还原为“他于音乐界相当于毕加索于美术界”。亨利·布雷德(Henri Prade)和吉勒斯·理查德(Gilles Richard)等的研究给出了比例类比的逻辑表达式,认为其满足自反性、对称性和中央置换性:<sup>[18]</sup>

$a:b::b:a$  (自反性)

$a:b::c:d \Leftrightarrow c:d::a:b$  (对称性)

$a:b::c:d \Leftrightarrow a:c::b:d$  (中央置换性)

从情境理论的视角分析,我们把特定类型的认知模式视为抽象了其中某些要素的情境类型,具体语句所表达的语义实现的效果是给这些变元赋值。对于类比而言,抽取的框架是两者的比例,所以情境还原不改变比例值,最终结果也还是对称的。比例类比的典型语句结构为“x是(z的)y”,还原后有“x之于z是y之于z'”。这里的z和z'相当于类比的背景,在对应的被描述情境中,类似于场点,因此,该抽象情境记为:

$e :=$  at  $\varrho$ : object, x; 1  
 at  $\varrho$ : property, p; 1  
 at z: p, x; 1  
 at  $\varrho$ : object, y; 1  
 at  $\varrho$ : property, p'; 1  
 at z': p', y; 1  
 at  $\varrho$ : equals, p, p'; 1

p和p'是一种特殊的属性,表示在z(z')为背景时x(y)所具有的属性,即比例 $p=x/z(p'=y/z')$ 。

给定锚定函数f,当 $f(x)=a, f(z)=b, f(y)=c, f(z')=d$ 时,构成的比例类比为 $a:b::c:d$ ,对应于情境:

$e :=$  at  $\varrho$ : object, a; 1  
 at b: p, a; 1  
 at  $\varrho$ : object, c; 1  
 at d: p', c; 1  
 at  $\varrho$ : equals, p, p'; 1

通过锚定函数f'交换两个比例的位置,即 $f'(x)=c, f'(z)=d, f'(y)=a, f'(z')=b$ 时,构成的比例类比为 $c:d::a:b$ ,对应于情境:

$e :=$  at  $\varrho$ : object, c; 1  
 at d: p, c; 1  
 at  $\varrho$ : object, a; 1  
 at b: p', a; 1  
 at  $\varrho$ : equals, p, p'; 1

显然改变的只是前者中 $p=a/b, p'=c/d$ ,而后者中 $p'=a/b, p=c/d$ ,不影响 $p=p'$ 的结论,

所以 $a:b::c:d \Leftrightarrow c:d::a:b$ 成立,满足对称性。

非比例类比的情况也类似,区别只在于比例类比的框架直接来自于构成比例的结构本身,非比例类比的情况可能需要由概念整合给出。因此,无论是比例类比还是非比例类比,给出的都是同一个确定的框架,都可以认为是在框架层级上满足对称性。其情境语义表达如下:

$e :=$  at  $\varrho$ : object or property, x; 1  
 at  $\varrho$ : object or property, y; 1  
 at  $\varrho$ : integrate, x, y; 1

但和比例类比不同,这样的类比的实现并不依赖于一个直接的等式 $a/b=c/d$ ,这里,“是”的语义功能是将原本分离的A和B整合进同一认知图式。例如,“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这么做。”,其中的“我是你”是一个非比例类比,说话人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在如听话人先有的相关条件下,自己会如何行动,即个体“我”和个体“你”所处的境况的整合。这种情况下,虽然没有直接给出的相等关系,但该认知框架也具有对称性,即当交换A和B的位置,语句变为“如果你是我”,同样可以有效地代入上述情境,此时变成听话人和说话人所处的境况的整合。也就是说,最终表达的语义不同并不是由认知框架造成的,而是对听话人和说话人的具体代入不同,而导致具象后的情境不同。

一个语句被接受为合理的隐喻表达,它所两个概念域之间必须存在被认可的关联,通过这种关联,始源和目标的被整合在同一场景中,形成新的认知。用情境语义学来表示一个简单的概念整合过程的框架构建:仍然假设“x是y”语义框架,当语句被表达时,作为对象的x和作为性质来源的y概念域被整合进在同一认知框架中,构成一个混合了与x相关的信息和与y相关的信息的新的情境。得到:

$e :=$  at  $\varrho$ : object or property, x; 1  
 at  $\varrho$ : property, y; 1  
 at  $\varrho$ : y, x; 1

但隐喻不是简单的类比,它的表义目的不是揭示始源和目标的相似或差异,而仅仅是突显目标的某些特征,不要求源域和目标域在结构上一致,如人们会说“他是台机器”,但不

会说“他是那台机器”,因此隐喻不包含于类比;另一方面,类比可以在同类事物之间进行,而隐喻对跨域性有明确的要求,即赋值具体对象和性质是属于不同概念域的。如“我是你”“他像他母亲”等表达,其始源和目标一般被认为同属“人”概念域,并不构成跨域,所以这些表达是类比而不是隐喻,因此类比也不包含于隐喻。此外,从表达形式上看,隐喻的描述通常比类比更具有多样性,它的关联关系是建立在概念域而非直接建立在始源和目标对象上的,在显性的表达中,甚至可以不直接出现隐喻概念“A是B”的表达,如“人生是旅行”这样一个隐喻概念可能只存在于认知中,而以语句形式呈现的表达是“他这一生走过很多弯路”。由于隐喻的这些特殊性,用 $a, b, \dots$ 表达对象,  $A, B, \dots$ 表达性质,由“ $x$ 是 $y$ ”可能得到“ $a$ 是 $A$ ”形式,即表达是对具体对象的描述,说明对象具有某种性质;也可能得到“ $A$ 是 $B$ ”形式,即对两个概念构成隐喻关联的确认。接下来分别讨论这两种情况:

若隐喻为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对于上述“ $x$ 是 $y$ ”的情境类型,给定锚定函数 $f$ ,当 $f(x)=A, f(y)=B$ 时,得到“ $A$ 是 $B$ ”的语义:

$$e: = \text{at } \varrho: \text{object or property, } A; 1 \\ \text{at } \varrho: \text{property, } B; 1 \\ \text{at } \varrho: B, A; i (i \in \{0,1\}).$$

而当 $f(x)=B, f(y)=A$ 时,得到“ $B$ 是 $A$ ”的语义。

$$e': = \text{at } \varrho: \text{object or property, } B; 1 \\ \text{at } \varrho: \text{property, } A; 1 \\ \text{at } \varrho: A, B; i (i \in \{0,1\}).$$

由于在抽象框架中, $x$ 和 $y$ 是任意的,这样的隐喻和类比的情况相似,具有相同的抽象情境,从“ $A$ 是 $B$ ”和“ $B$ 是 $A$ ”得到的认知框架相同。但是对其的还原时,锚定函数对 $x$ 和 $y$ 的具体指派不同,要求 $x$ 中的典型对象和 $y$ 的典型性质,或者 $x$ 中的典型性质和 $y$ 的典型二阶性质进行整合,因此得到的具象情境不同。假设原语句“ $A$ 是 $B$ ”是可接受的表达,即 $e$ 中有“ $\text{at } \varrho: B, A; 1$ ”,则说明 $A$ 具有 $B$ 的某些性质,而在“ $B$ 是 $A$ ”对应的 $e'$ 中,需要重新判断 $B$

是否具有 $A$ 的某些性质,如果对象不具有性质集中的任意性质,则 $i=0$ ,原语句非对称;如果存在某些 $A$ 性质是 $B$ 也具有,则 $i=1$ ,原语句有弱对称性。一般认为,隐喻的基本功能是以熟悉具体的对象来理解和体验抽象陌生的对象,但这种陌生和抽象是相对于具体语境而言的。举例来说,“人”和“机器”的熟悉和抽象程度并不相似,但在一定语境下,“人是机器”和“机器是人”都可以是合理的表达,只是由于对抽象情境中相应位置的变元代入不同,两者语义也有很大差异,前者表达对象“人”具有“机器”的典型性质,而后者是“机器”具有“人”的典型性质。

若隐喻为个体与属性之间的关系,隐喻不具有对称性。当 $f(x)=a, f(y)=B$ 时,可以得到“ $a$ 是 $B$ ”所要表达的语义;而当语句变为“ $B$ 是 $a$ ”后, $B$ 和 $a$ 只是简单交换位置,其语义角色不变,即 $B$ 仍然被认为是属性/概念, $a$ 是个体,这样 $f(x)=B, f(y)=a$ 不是一个有效代入,也就是在框架层面就不具有对称性,这类隐喻关系在不具有弱对称性,显然更不具有强对称性。这样,上文举例的“他(就)是一台机器”变成“一台机器是他”后,因为概念“机器”不是一个个体,“他”也不是一个集合概念,框架不适用,锚定函数失效。因此“他是机器”是日常语言使用的合理表达,而“机器是他”一般不被认为是一个可接受的表达。

综上,我们认为,无论是隐喻还是类比,其对称性都是有限度的。两者的区别在于,类比在框架层级上都是对称的,但代入后不一定有对称性;隐喻在框架层级就不一定对称,代入后更不一定。两者的框架和对称性如下表所示:

隐喻表达非对称的特性和其所基于的对称

表1 隐喻和类比在不同层级上的对称性

	类型	框架	情境	对称性
类比	比例类比	相同	相同	强对称
	相似类比	相同	不同	弱对称
隐喻	“ $a$ 是 $B$ ”式隐喻	不同	-	非对称
	“ $A$ 是 $B$ ”式隐喻	相同	不同	弱对称/ 非对称

关系之间存在矛盾性。藉由情境语义学，我们对隐喻认知框架和具体语境中的代入进行了区分，认为是否具有对称性是框架决定的，而是否具有强对称性是代入决定的。

### 三、讨论和结论

上文通过情境语义学对“A是B”式隐喻的语义进行了刻画，从而说明不同结构的隐喻在对称性上的表现不同，对称的隐喻至少具有相同的抽象情境，而非对称隐喻是因为作为其认知框架的抽象情境就不同。

作为认知隐喻理论核心的“隐喻概念”，是对源域、目标域以及两者之间存在跨域映射的断定，它所反映的认知框架是隐喻表达得以生成和理解的前提。从对称性上看，隐喻概念不具有强对称性。“A是B”与“B是A”有相同的抽象情境，但代入具体概念后，两个概念的整合产生相异的图式，导致最终的理解有很大差异。

上文给出的例子“人是机器”是一个弱对称的隐喻概念，两个概念域互换后得到的“机器是人”是可接受的新的隐喻概念。此外，也存在非对称的隐喻概念，如“家庭关系是建筑”，其情境为：

e: = at  $\varrho$ : object, 家庭关系; 1  
 at  $\varrho$ : property, 建筑; 1  
 at  $\varrho$ : 建筑的特性, 家庭关系; 1

即该情境中，家庭关系具有建筑的特性。而“建筑是家庭关系”的情境为：

e': = at  $\varrho$ : object, 建筑; 1  
 at  $\varrho$ : property, 家庭关系; 1  
 at  $\varrho$ : 家庭关系的特性, 建筑; 0

作为实体建筑不具有作为抽象关系的家庭的主要特性，因此该隐喻概念不对称。

但隐喻概念与隐喻表达的对称性不存在必然联系，这个非对称的隐喻概念所支持的隐喻表达仍然可能是对称，甚至强对称的，如：“父亲是这个家的支柱。”交换主语和宾语的位置，得到“这个家的支柱是父亲。”，两句话语义基本一致，因此是一个满足强对称性的隐喻。理

解该隐喻时，我们可以将其还原为一个比例类比：父亲之于家庭相当于支柱之于房子。当锚定函数f和f'的赋值分别为f(x)=父亲，f(z)=家庭，f(y)=支柱，f(z')=房子，和f'(x)=支柱，f'(z)=房子，f'(y)=父亲，f'(z')=家庭时，得到相同的具象情境：

e: = at  $\varrho$ : object, 父亲; 1  
 at  $\varrho$ : property, p; 1  
 at 家庭: p, 父亲; 1  
 at  $\varrho$ : object, 支柱; 1  
 at  $\varrho$ : property, p'; 1  
 at 房子: p', 支柱; 1  
 at  $\varrho$ : equals, p, p'; 1

最后，回到对隐喻认知的讨论上，隐喻的认知机制是类比还是范畴化是隐喻研究一直以来的论争焦点问题之一。从本文关于对称性的讨论来看，类比在框架层面都对称，如果是比例类比则在情境层面也对称；而范畴化在框架层面就不具有对称性。

隐喻理解过程中，在两个概念域建立联系、隐喻概念形成阶段，“a是B”式隐喻生成的隐喻概念不具有对称性，具体隐喻表达也不具有对称性，认知主体倾向于对源域进行范畴化处理。“A是B”式隐喻的隐喻概念具有对称性，认知上倾向于源域和目标域进行类比。进而，在隐喻概念下形成个体、性质或关系的映射，以传递具体的含义时，如果隐喻表达仍然是对称的甚至是强对称的，则它是以类比为基本认知机制；如果不具有对称性，则倾向于源域的范畴化。因此，隐喻理解不是单一的类比或范畴化，具有对称性的类比和具有非对称性的范畴化都作为语义生成的一部分，保留在隐喻理解的过程中。

#### [参考文献]

- [1] Ortony, A. 'Beyond Literal Similarity'[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9, 86(3): 161-180.
- [2] Wolff, P., Gentner, D. 'Structure-Mapping in Metaphor Comprehension'[J]. *Cognitive Science*, 2011, 35(8): 1456-1488.
- [3] Falkenhainer, B., Forbus, K. D., Gentner, D. 'The Structure-mapping Engine: Algorithm and Examples'[J]. *Artificial*

- Intelligence*, 1989, 41(1): 1-63.
- [4] Forbus, K. D., Gentner, D., Law K. 'MAC/FAC: A Model of Similarity-based Retrieval'[J]. *Cognitive Science*, 1995, 19(2): 141-205.
- [5] Gentner, D., Markman, A. B. 'Structure Mapping in Analogy and Similarit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 52(1): 45-56.
- [6] Bowdle, B., Gentner, D. 'Informativity and Asymmetry in Similarity'[J]. *Cognitive Psychology*, 1998, 34(3): 244-86.
- [7] Glucksberg, S., McGlone, M. S. 'When Love is Not a Journey: What Metaphors Mean'[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9, 31(12): 1541-1558.
- [8] 刘宇红. 隐喻过程中概念特征置换的非对称性研究 [J]. 江苏外语教学研究, 2011, (1): 41-47.
- [9] 保罗·利科. 活的隐喻 [M]. 汪家堂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6.
- [10] Hills, D. 'Metaphor'[Z].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22 Edition).
- [11] Steinhart, E. *The Logic of Metaphor: Analogous Parts of Possible Worlds*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2001, 176.
- [12] Heim, I. 'On the Projection Problem for Presuppositions'[A], Barlow, M., Flickinger, D., Westcoat, M.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C],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4-125.
- [13] Barwise, J., Perry, J. *Situations and Attitudes* [M].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83.
- [14] Devlin, K. *Logic and Inform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52.
- [15] 马玉蕾. 隐喻理解的类比基础 [J]. 山东外语教学, 2003, (4): 24-27.
- [16] Hesse, M. B. *Models and Analogies in Science* [M].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6, 34.
- [17] Gentner, D. 'Structure Mapp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ogy'[J]. *Cognitive Science*, 1983, 7(2): 155-170.
- [18] Prade, H., Richard, G. 'Reasoning with Logical Proportions'[A],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nciples of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Reasoning (KR'10)* [C], Toronto: AAAI Press, 2010, 545-555.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

